學規類編

學規類編卷之十六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福清祝欽宸
　　　福安吳瑞焉
　　　閩縣林縉　仝校
　　　侯官張煒

力行

程子曰居之以正行之以和　知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治以從義其剛明者乎

張子曰世儒之學正惟灑埽應對便是從基本一節節實行去然後制度文章從此而出　今人為學如登山麓

方其迤邐之時莫不闊步大走及到峭峻之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朱子曰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獃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

學問亦無箇一超直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累做將去

來是如此喫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捷亦須是喫辛苦了做不是可以坐談僥倖而得　問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修實此爲病張子云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爲無傷是誠不可

而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莫問他氣稟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直做將去任你氣稟物欲我只是不恁地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氣習不期變而變矣

務實一事觀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

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須遽責效驗也

東萊呂氏曰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近者只爲實地欠工夫耳

薛文清曰人之威儀須臾不可不嚴整蓋有物有則也　匹夫之志未必皆出於正而猶不可奪況君子之志於道孰得而奪之哉　勢無兩重之理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故道義重則外物輕道義輕則外物重爲學之士常使外物不能勝其道義則此日重彼日輕積久雖見道義而不復知有外物矣　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

則智益明

羅整庵曰規模寛大條理精詳最爲難得爲學如此爲政亦如此斯可謂眞儒矣

克己

程子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正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張子曰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己莫

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爲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
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身與
心常相隨不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
見人意我固必以爲當絕於己乃不能絕卽是私己是
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須待自己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
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旣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
己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己與物皆見則自
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爲有身便有此　學者大
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
而爲盈約而爲泰亡而爲有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

學人之有恥於就問便謂我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
是爲心故學者當無我

上蔡謝氏曰某與伊川别一年往見之伊川曰别又一年
做得甚工夫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
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
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
也或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
耀别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
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卻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和靖尹氏曰克己惟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

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卻克箇甚如好財卽於財上克好酒卽於酒上克令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

五峯胡氏曰自反則裕責人則蔽君子不臨事而恕己然後有自反之功自反者修身之本也本得則用無不利

問每常遇事時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是人欲然到做處又卻爲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卻悔此是如何朱子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著不知不覺走從小路去

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卻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他不用著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之資次於聖人者到得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須大段著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己始得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須是如此做工夫其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

問張子云以心克己卽是復性復性便是行仁義竊謂

克己便是克去私心卻云以心克治莫勝卻以心兩字否曰克治便是此心克之公但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心而何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這不是心是甚麼凡此等皆心所爲但不必更著心字所以夫子不言心但只說在這裏教人做

又問復性便是行仁義復是方復得此性如何便說行得曰既復得此性便恁地行纔去得不仁不義則所行便是仁義那得一箇在不仁不義與仁義之中底物事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謂欲知舜與蹠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所隔甚不多但聖

賢把得這界定爾

南軒張氏曰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而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而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萌觀諸顏子沈潛積習之功爲如何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也其能若是乎

魯齋許氏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　喜怒哀懼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

失忿氣劇炎火焚如徒自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薛文清曰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為所移不戲謔亦存心養氣之一端　開卷即有與聖賢不相似處可不勉乎欲心一動如火之熾如水之溢非用大壯之力莫能止其欲　吾於所為之失隨即知而改之然未免再萌於心因謂有不善未嘗不知易知之未嘗復行難　程子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正用子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之氣象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竊意顏子之樂亦如此　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儒惰而勝人欲一有頹靡不立

之志則甘爲小人流於卑汙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羅整庵曰格物致知學之始也克己復禮學之終也道本人所固有而人不能體之爲一者蓋物我相形則惟知有我而已有我之私日勝於是乎違道日遠物格則無物惟理之是見己克則無我惟理之是由沛然天理之流行此其所以爲仁也始終條理自不容紊故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知及之而行不遠蓋有之矣苟未嘗眞知禮之爲禮有能不遠而復者不亦鮮乎　顏子克己復禮殊未易言蓋其於所謂禮者見得已極分明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也惟是有我之私猶有纖毫消融未盡

消融盡卽渾然與理爲一矣然此處工夫最難蓋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若吾徒之天資學力去此良遠但能如謝上蔡所言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卽是日用間切實工夫士希賢賢希聖固自有次第也

改過

程子曰凡夫之過多矣能改之者猶無過也惟格趣汙下之人其改之爲最難故其過最甚　有過必改罪已是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則反爲心害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胷爲悔

涑水司馬氏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

能從以爲如制駻馬如斡磻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
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
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閑說話矣　答蔡季通
書曰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
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眞可以修慝辨惑而成徙
義崇德之功自今以往設使眞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
此自恃而平居無事常存祇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
庶乎其可耳　問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
有過後思量得不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爲因事機觸得

悔時方悔之際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於成疾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恁地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那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底便是不悔底今若信意做去後蕩然不知悔固不得若既知悔後次改便了何必常常恁地悔又曰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胸中以為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他時更遇那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

西山眞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誤之謂也知其爲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故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左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爲貴若知其爲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

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此即過勿憚改之意也

胡敬齋曰人有過貴於能悔悔而不改徒悔而已於己何益改過最難須著實做得操存省察工夫使吾身心體密放僻之心不生則大本堅固過失隨覺而不行也若欲防患於豫須以敬爲主不使須臾慢忽又常觀書求義浸灌此心悅懌使過失不萌更妙

雜論處心立事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厚責於吾所感薄責於人所應惟君子能之　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悔可以成

功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爲害　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
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應卒處事　人莫不
知命之不可遷也臨患難而能不懼處貧賤而能不變
視富貴而能不慕者吾未見其人也　儒者只合言人
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

龜山楊氏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處
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延平李氏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
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己俟時則不可一
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之

人不責之己非也

朱子曰世事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麤卻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睹處與聞處元不曾有工夫卻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稍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　且須立箇粗底根腳卻正好著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麤

底根脚猶未立卻求深微縱理會得干己甚事　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兵始常懼難乃志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兵強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要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牆面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方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豫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

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　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困倒了　今人大抵皆先自立一箇意見若其性寬大便只管一向見得一箇寬大底路若性嚴毅底人便只管見得一箇廉介底路更不平其心看事物自有箇合寬大處合嚴毅處

學要常親細務莫令心麤　問避嫌是否曰合避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　問程子

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卻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卻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擱牽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卻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卻有事當治卻怕人說道因前怨

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多了　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衆矣可不戒哉　以利害禍福言之此是至麤底此處人都信不及便講學得待如何亦沒安頓處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

如無物者盡緣只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　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曰亦有數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或是裏面紛亂處不去亦有一種紛拏時及纖毫委曲微細處難處全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一箇道理易曰探賾索隱賾處不是奧是紛亂時隱是隱奧也全在探索上紛亂是他自紛亂我若有一定之見安能紛亂得我　問貧者舉事有費財之浩瀚者不能不計度繁約而爲之裁處此與正義不謀利意相妨否竊恐謀利者是作這一事更不看道理合當如何只論利便於己與不利便於已得利

便則爲之不得則不爲若貪而貴財者只是目下恐口足不相應因斟酌裁處而歸之中其意自不同否曰當爲而力不及者量宜處乃是義也力可爲而計費吝惜則是謀利而非義矣　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卻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卻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歉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管他　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實踐其迹念念鄉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乎

南軒張氏曰義之所在君子趨之如饑之必食渴之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惜牽滯而卒失其正矣　論伊川說子貢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受命只計較便不是因言人逐日自思量如何是計較處纔有計較作爲便不是若都不計較則是無所爲如何應事接物要得不計較又要得應事接物於此可以涵泳本心

魯齋許氏曰不聽父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爲不忠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

善何若而不受命乎　天地間當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耻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歉戚之有　巧言令色人欲勝天理滅矣人但當修心自理不問與他合與不合果能自修天下人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合則其所合者可知矣　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爲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毀不可遽譽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遽處人須要重厚待

人須要久遠傾歲晏如何且一時一暫便動搖去從他做毀譽後段便難收拾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不虞無故而致譽也無實而得譽可乎大譽則大毀至小譽則小毀至必然之理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毀大名之下難處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名故難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實而得名者

薛文清曰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內後人服一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爲輕佻浮薄者　勢到七八分即

己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但當循理不可使氣　凡所爲當下卽求合理勿曰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其餘無不苟矣　促迫褊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須要有包含則有餘意發露太盡則難繼　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人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藹然慈良惻怛之心有不覺而發於中者嘗觀山勢高峻直截卽生物不暢茂其勢奔赴溪谷合輳回還者卽其中草木暢茂蓋高峻直截者氣散走難畜聚故生物之力薄回還合輳者元氣至此畜積包藏者多故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卽水急而魚鱉不

譬淵潭深則魚鼈之所聚焉以是而驗之人其峭急淺露者必無所蓄積必不能容物作事則輕易而寡成寬緩深沈者則所蓄必多於物無所不容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善學者觀於山水之間亦可以進德矣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愧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

先儒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與小人處則動心忍性增修豫防而德乃進　不可因人曲爲承順而遂與之合惟以義相接則可以與之合　必誠色溫氣和辭婉必能動人　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

之 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方爲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 識量大則毀譽歡戚不足以動其中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亦有小棄曲謹而不能有爲於事終無益

胡敬齋曰此道理具於吾心大小精粗無所不該守之則賢化之則聖誠之則王假之則霸雜之則姦棄之則愚無一事出此道理之外 看盡天下事只要不失其本心心爲主事爲客以主待客則我不勞而事治蓋處之各得其所也程子曰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事 天

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爲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　事雖要審處然亦不可揣度過了事雖要聽從人說亦不可爲人所惑亂擇須精行須果　與人處當執謙然不可媚悅才媚悅則與天地正大之情不似諂諛二字修己治人之大病諛人者固是小人好人諛者亦非君子自修則不聞過治人則惡日積　清高太過則傷仁和順太過則傷義是以中道爲難當精擇而審處　欲爲天下第一等人當做天下第一等事

羅整庵曰因時制宜一語最好即所謂義之與比也動皆

合義則天理周流而無間而仁亦在是矣是故君子之用不偏於剛不偏於柔惟其時而已矣時宜用剛而剛時宜用柔而柔只是大體如此須知剛之用不可無柔柔之用不可無剛無柔以濟其剛或足以致悔無剛以制其柔或足以取吝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蓋以舜自期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本原之地同一無累如此則顏之進於舜也其孰能禦之孟子曰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此希聖希賢之第一義也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陳鴻波秋帆覆校

閩縣陳　鏵紡吉分校

侯官鍾啓昌瑞庭分校

同治五年夏五福州
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學規類編卷之十六終

學規類編卷之十七

閩清鄭　鄴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南平余祖訓
海澄鄭亦鄒　仝校
尤溪劉鴻略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程子曰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理也　欲利己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斂怨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卻最是　利者衆人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貪

之甚則昏蔽而亡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仇　所謂利者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相停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一無此三本作則字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爲惡不能成其惡　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辱之患則如之何曰於是而能反已兢謹以遠其禍

則德益進矣詩不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

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

利欲也乃能

藍田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

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

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

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有可

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

於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

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受室養弟子以萬鍾爲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焉

朱子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天理人欲無硬定底界止是兩界上工夫這邊工夫多那邊不到占過來若這邊工夫少那邊必侵過來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皋閒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則要

守箚定脚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遂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未知學問此心渾爲人欲既知學問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密察　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即克己擴充工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　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得著力

分別不當豫以難辨為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

問程子言義安處便為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卽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義初似不和而卻和截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一云義則無不和和則無不利矣）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　天下事只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是非底便非問是非自有公論曰如此說便不是了是非只是是

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纔說有箇公論便又有箇私論也此卻不可不察　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即守而勿失非即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也　天理有未純是以爲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爲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

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　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

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
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
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
尤所謂燦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
南軒張氏曰人欲橫流强止遏之未有不奔潰湍決者此
鯀治水也水之性無有不下禹能順而治之行其所無
事也自然平治人之良心豈無發見之時引而伸之涵
養而擴充之天理明人欲自消伊川所謂明得一分天
理滅卻一分人欲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
以爲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

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邇聖賢之門牆以求自得豈非卻行以望及前人乎使談高說妙不過渺茫臆度譬猶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爲霄壤之判

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私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理之辨將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無適而非利為己者無適而非義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霸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　人之所以不正大者果何由哉有所偏黨則不正矣有所係吝則不大矣是二者皆私也纖

毫之萌則正大之體亡矣是當涵泳乎義理之中敬恭乎動靜之際察夫偏黨係吝而克去之則所謂正大者蓋可存其體而得其用矣

勉齋黃氏曰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已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爲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其見於事也則爲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之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内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所具然少有不謹則人欲得以間之合乎天理則順直端方

而無邪曲偏詖之累人欲間之則反是矣是故存養省察於幾微之間其惟敬義乎主一之謂敬合宜之謂義主於一則思慮不雜天理常存而內直矣合於宜則品節不差天理常行而外方矣內直外方則所謂具衆理宰萬事有以至吾心本然之妙矣

西山真氏曰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卽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爲而爲皆義也有所爲而爲卽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且如見赤子入井有惻隱之心此乃天理自然形見非有

所爲而然此卽義也若有一毫內交要譽之心卽是有所爲而爲卽利心也二者相去毫釐之間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故朱子謂南軒此語乃發先賢所未發有功於聖門學者所宜深味也　學者存心行事只當以義理爲主義所當然雖害不䘏義所不當然雖利不計如此方合乎天理之正若此心一出一入於義利之閒終是爲利所勝正如白黑相和黑必掩白薰蕕共器蕕必掩薰立志之初不可不察也

魯齋許氏曰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

而已　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僞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薛文清曰聖賢以義制心得志與天下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出處進退富貴貧賤視之如一初不少動其心小人則不然方血氣盛時據位恃勢直若剛强不屈者及血氣既衰去位失勢悲感流涕卑屈苟賤之態靡所不至由無義以制心也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爲邪暗所惑而易其所守　有鳳凰翔於千仞

之氣象則不爲區區聲利所動矣　陰多而陽少小人多而君子少鷹隼多而鳳凰少豺虎多而麒麟少荊棘多而芝蘭少碔砆多而良玉少其理一也

胡敬齋曰見得道理明白利祿便不敢苟取養得此心純熟利祿自不肯苟取　今人爲學多在聲價上做如此則學時已與道離了費盡一生工夫終不可得道甚可惜也才氣高者有此病　善要自己出功名要自己出此便是鄙陋狹窄人不足與有爲也　學者務名所學雖博與自己性分全無干涉濟甚事　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亦妄也公天下事以私

心爲之亦私　程子言善惡皆天理非言有不善之天理言善惡皆天理中出來底是理處便是善非理處便是惡蓋太極流行便有動靜陰陽是非邪正亦是理之自然不能無者非言惡者亦可名爲天理也　或謂武王伐紂既無心謀天下當擇商之賢子孫如微子箕子者而立爲天子自居諸侯之位豈不可乎曰此亦私也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商豈得而專有之若使一家可以專有之則肆淫虐而無害也以理論之當以首出庶物者爲君次者爲臣下者爲民君所以總理民物臣所以分任庶職民則受治而安生若肆暴虐則君道失臣

民無主自當歸於有德況周之德盛民歸又伐暴救民天下之人豈肯釋周故孔子以天地四時之革同乎湯武之革一循乎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也

、論出處

程子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　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已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而後出者以此　闕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而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

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爲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親奈何曰爲己爲親止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

龜山楊氏曰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一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　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爲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

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　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既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登聞鼓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爲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鮮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爲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不以爲是

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

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　聖賢固不能自爲時然其仕止久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爲時者亦非他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　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　常官勿遊事亦勿侵事

南軒張氏曰廷對最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腳教是

魯齋許氏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爲處

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爲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爲

薛文清曰君子之出處當修之身而聽之天彼卑汙苟賤搖尾乞憐攀援勢要以售進者果何心哉

羅整庵曰世道升降繫於人不繫於天誠使吾人顧惜廉恥之心勝於營求富貴之念三代之盛未有不可復者

同治五年夏五月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鴻濤瀚秋覆校
侯官李敦煌季玉
閩縣陳突璞軒　分校

學規類編卷之十七終

學蔀通辨卷之十八

儀封張伯行孝先纂

後學　侯官方　矩
閩縣陳　箕臣
福清祝欽宸
莆田卓如松　仝校

老子

程子曰老氏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　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爲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爲縱橫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焉　老子

日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　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歟

朱子曰老子之術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須自家占得

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　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麤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他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　人皆言孟子不排老

子老子便是楊氏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宗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淸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閒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汝支吾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子之學　問橫渠云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𥘉理也無便錯了

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著事也不擒前去做說也不曾說將出但任你做得狼狽了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際自出僻靜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長短一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著定是的當此固是不好底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說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子語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容渙若冰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　問他云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卻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箇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爲事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

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苦多事所以如此說　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强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卻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卹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

申韓同傳非是强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　多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說得好

鶴山魏氏曰道家者流其始不見於聖人之經自老聃氏爲周柱下史者晋以自明其說亦不過恬養虛應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爲爾世有爲老氏而不至者初無得於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濁斯世妄意於六合之外求其所謂道者於是神仙荒誕之術或得以乘間抵虛而蕩搖人主之侈心歷世窮年其說猶未泯也

或問黃老清淨無爲之學也申韓之學出於黃老流入於刑名慘刻前輩謂無情之極至於無恩然否潛室陳氏

日纔無情便無思意脈如此

魯齋許氏曰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故其爲教大異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得去吾道大公至正以天下大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雖然三代以前人忠厚篤實必不如老氏所說老氏衰世之書也其流必變詐刻薄知老氏之所長復知老氏之所短可也

胡敬齋曰聖人新民是欲使民明其德至老氏愚其民欲昏其德也蓋恐其智巧姦偽而難治至秦愚黔首是欲其蠢然無知以聽從於己可以肆其暴今之暴虐不仁

者皆欲愚其民

列子

朱子曰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衆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

莊子

問齊物論如何程子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不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

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胷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學者後來多就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他須看莊子
爲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擴胷之
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末尚
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如何朱子
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止是
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　爲善無
近名爲惡無近刑督緣以爲經督舊以爲中蓋人身有
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

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
其閒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奸打訛者故
其意以為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也為惡而近刑者
亦為惡之過也惟能不大為善不大為惡而但循中以
為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為善無近名者語或
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為善之實
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為學而求名
者自非為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
其為學之力則其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
為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

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爲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爲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

計利害又非子莫比矣蓋卽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計較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　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卻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　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閒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卻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個自然相須爲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爲無君此類是也

西山眞氏曰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尚至晉此風益甚晏嘗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不能救也陳頵嘗遺王導書以老莊之俗傾惑朝廷今宜改張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一時名士如庾亮輩皆以清談爲風流之宗國子祭酒袁瓌嘗請立太學而士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以不振會稽王昱等又從而扇之雖謝安石之賢不免爲習俗所移終於晉亡而不能革梁元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胡氏論之曰老子之言其害非釋氏比也然棄仁義捐禮樂以爲道遺物

雜人趨於澹泊而生人之治忽矣或問曹參治齊師蓋公其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躬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教亦何負歟曰蓋公之語參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書中一語爾此一語非有搥提仁義絕滅禮樂之失也故參用之務為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矣富矣而未及於教也比之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可同日語哉又曰自何晏王弼以老莊之書訓釋大易王衍葛元競相慕效專事清談糟粕五經蔑棄本實風流波蕩晉遂以亡又曰為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

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轍胡氏之論至矣而文中子乃曰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夫清談之弊正祖於老莊謂非其罪可乎近歲文士又謂自正始以風流相命賞好成俗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紈袴子弟能破百萬兵矣清言致效而非喪邦也夫御敵者臨戎之功而喪邦由清談所致其得失自不相掩而曰清言致效可乎此所謂反理之評不得不辨

竹齋許氏曰莊子好將來大見趣及義理纔淺處徹說得

不知大小無邊際纖縢得深密教人須減不著讀此等書便須大著眼自與看破休教被他瞞了以了

胡敬齋曰老莊之說最妄如說堯欲讓位於巢由皆假設以詐其高必得舜之聖方能紹堯之治堯豈無眼睛而欲讓位於巢由乎

墨子

程子曰問韓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抵儒者學道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楊子

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敬不知謹嚴故失之

朱子曰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孔墨並稱乃退之之謬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管子

朱子曰管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工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

著之幷附以他書

或問內政何名寓軍令潛室陳氏曰自伯圖之興大抵兵不詭則不能謀人國政不詭則不能自謀其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交善詭者城有所不守詭道相高求以得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默寓治兵之法陽爲治民以欺其人陰爲治兵以壯其勢其言於桓公曰君欲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不若隱其事而寄其政於是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今觀自五家爲軌軌有長積而至十連之鄉鄉有良人以爲內政有五人爲伍軌長率之積而至於萬人爲軍伍鄉

之帥帥之以爲軍令名爲內政實則軍令寓焉寓之云者猶旅之有寓非其所居而暫居之謂也夷吾乎在强國內政之作豈在於民乎特假內政之名以行軍令耳是故外假王政之名內修强國之利夷吾巧於用詭固如是哉嗟夫有爲爲善雖善實利有意爲公雖公實私成周自五家爲比至五州爲鄉居民之法也自五人爲伍至五帥爲軍會萬民之法也其事暴白於天下而無非王道之公夷吾之法能髣髴其一二矣獨奈何以詭道行之以欺其鄰國則安得不爲伯者之私哉

孔叢子

朱子曰家語雖記得不純卻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撰出

申韓

或問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朱子曰張文潛之說得之宋齊丘化書序中所論也楊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氏為我是無君也

荀子

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

安用養邪

程子曰有學不至而言志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曰眞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問荀子言性惡禮僞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欲橫流者爲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所謂

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逆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僞明矣以禮爲僞則凡人之之爲禮皆逆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僞之意也朱子日得之

董子

程子日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揚雄

朱子日董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

下如說仁義禮智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　仲舒本領
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
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
未必得
西山眞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外如
日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
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
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虞書之精一論語之
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
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

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原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身率下力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於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游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愧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可歎哉

揚子

程子曰林希嘗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加劇秦美新莫不當作

曰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元本要明易卻尤晦如易其實無益真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爲之於歷法雖有合只是無益　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雲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遜於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揚子雲云明哲煌

煌旁燭無疆悔其蹈亂無先知之明也其曰孫於不虞以保天命欲以苟容爲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賢見幾而作其及是乎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朝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持異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

朱子曰揚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　天理明

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元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二月便是地元七月便是人元夏至卻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　太元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

或問易與太元數有何不同潛室陳氏曰易是加一倍法太元加三倍法易卦六十四太元卦八十一太元蓋倣周易只起數不同耳先儒謂將易變作十部太元亦得但無用耳

文中子

程子曰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以

來制誥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采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

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其摹倣假竊之計則不繼精麤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麤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髣髴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

臣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求其所求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與其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己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摭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

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强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勖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為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

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傚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像論語而强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畤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

者書之意蓋亦如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纔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嚮之所在終不免文士浮華放浪之實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卻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制兩輕重自定你如何文飾得如續詩續書

元經之作盡要學箇孔子重做一箇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他那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麼義理發明得甚麼政事只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錄三代之書誥詔令皆是根原學問發明義理所以燦然可爲後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緣他都不肯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他箇模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將前人腔子自作言語填放他腔中便說我這箇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說如揚雄太元法言亦

然不知怎生比並

羅整庵曰文中子議論先儒蓋多取之至於大本大原殊未有見觀其稱佛爲西方之聖人可以知其學術矣

韓子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

韓愈道他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　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

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
朱子曰韓退之卻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
然皆實大綱是　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差且如博
愛之謂仁愛如何便盡得仁曰只為他說得用又遺了
體　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
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
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卻少了一氣字
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
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遠一句便說不行如
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著一生字便是帶著氣質言了

但未嘗明說著氣字惟周子太極圖卻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　問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文公推尊孟氏闢楊墨之功以為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卻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乃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己不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其行己但不敢有愧於道爾把這個做第二義似此樣處甚多　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卻是邊頭帶說得些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　問揚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

日各自有長處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揚子雲爲人深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元之類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說性善荀子既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裏面

推得辛苦卻就上面說些道理亦不透徹看來其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靜惟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明其綱領已正卻無他這箇近於老子底說話又問文中子如何曰文中子之書恐多是後來人添入真偽難見然好處甚多但一二似聖人恐不應恰限有許多事相湊得好如見其荷蓧隱者之類不知如何得恰限有這人若道他都是粧點來又恐粧點不得許多然就其中惟是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問程子謂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是如何曰只緣韓子做閑雜言語多故謂之華若揚子雖亦

有之不如韓子之多　嘗令學者論董仲舒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揚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學者多主退之曰看文中子根脚淺然卻是以天下爲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他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卻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人其心卻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卻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爲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弈酣飲取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襯貼那原

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為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

北溪陳氏曰韓公學無原頭處如原道一篇鋪敘許多節目亦可謂見得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底分曉但不知其體本具於吾身故於反身內省處殊無細密工夫只是與張籍輩吟詩飲酒度日其中自無所執守致得後來潮陽之貶寂寞無聊中遂不覺為大顚說道理動了故俛首與之從游而忘其平昔排佛老之說

胡敬齋曰韓退之說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則是以記誦為主其說道理是其聰明揣度出來王介甫言讀書

萬倍利是以功利為主其說道理亦是聰明想像出來皆非眞知也然介甫利根尤深故其爲政只被利字做出許多不好事

羅整庵曰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此言以議揚子雲可也荀卿得罪於聖門多矣不精惡足以蔽之如蘇東坡所論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乃爲切中其膏肓之病耳且如非十二子及性惡等篇類皆反覆其詞不一而足不可謂不詳矣顛倒謬戾一至於此尚何詳略之足議耶韓昌黎之待荀卿未免過於姑息矣

歐陽子

龜山楊氏曰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卻言聖人之教 性非所先永叔論別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

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問歐公如何朱子曰淺乆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

蘇王安石附

朱子曰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舍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　答汪尚書

書曰辨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憙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麤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根本亦安得不為之詘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為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束縕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為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

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爲本知道明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有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

會之巧如釋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弒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爲當然而莫之禁乎　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看　又曰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以顏子方之某不得不論也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

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枚舉但其辯足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爲所眩耳某數年前嘗惑焉近歲始覺其繆

羅整庵曰唐之禍亂本於李林甫宋之禍亂本於王介甫林甫之禍唐本於心術不端介甫之禍宋本於學術不正

學規類編卷之十八終

同治五年夏福州
正誼書局棗開雕

侯官楊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鴻誥瀚秋覆校

侯官江鵬程插

侯官鍾大鈞竝